

## 第六屆兩岸文化研習營心得

### 「岱宗夫如何，齊魯青未了」——從厚實的碑刻到輕薄的小說

王建國 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副教授

愛德華·霍列特·卡爾（Edward Hallett Carr, 1892-1982）說：「歷史是歷史學家與事實不斷交互作用的過程，現在和過去之間永無止盡的對話」，這無疑也是這次「山東營——齊魯文化」的最佳寫照。當中，每堂課未嘗不是關於山東歷史的積澱：古典與現代的對話、人文與天文的貫通，以及兩岸師生的交流……，尤其甚者，更是層層疊疊交錯的歷史時空：山東是儒家的聖域，也是盜匪的山寨、烈士的故鄉……，更是基督教福音的好土。「怪」、「力」、「亂」、「神」，更多歷史的可能在此交匯。

緣於以往個人主要興趣是文學，對歷史的認識相對有限，但十分有幸因這次研習營的上課及實地田野考察，深刻體會傅斯年（1896-1950）先生的名言：「上窮碧落下黃泉，動手動腳找東西」，原來要成為一名優秀的歷史學家著實不容易，首先得要具備強健的體魄與良好的體力，因為所有的歷史原來都可能是散落的斷簡殘篇，甚或，斷簡殘碑，但經由每一步的田野考察，也都邁向了一種新的歷史可能性，走在廣漠無際的田野無疑是走向寬闊歷史的可能，甚至可能發現或寫下歷史的新頁。大者，泰山摩崖石刻，小焉，孔府或岱廟（現存中國最早秦李斯小篆碑刻）的碑林，都讓人嘆為觀止，或佇足流連，而臨清鈔關一通「萬古流芳」的碑石，正鐫刻王朝佐（?-1599）「擔荷人類罪惡之意」的烈士行誼。

〈鐵漿〉是小說，也是一則關於現代的寓言。小說中爭取官鹽轉包與鐵路修築可謂同時並進，官鹽轉包焦點是沈、孟二人自殘也是互殘的血性較量，然而，敘事聲音從頭到尾顯然緊扣鐵路（火車）的到來，並表現出對現代性的焦慮。

小說一前一後正是這樣寫著：「量路線的時節就鬧過人命案，縣大老爺下鄉來調處也不作用；朝廷縱人挖老百姓的祖塋嗎？死也要護的呀！（中略）鐵路鋪成功，到北京城只要一天的工夫。那是鬼話，快馬也得五天，起早兒步輦兒半個月還到不了。誰又去京城去幹麼？千代萬世沒去過北京城，田裡的莊稼一樣結籽粒，生意買賣一樣將本求利呀！誰又要一天之內趕到北京去幹麼啦？三百六十個太陽才夠一年，月份都懶得去記。要記生日，只說收麥那個時節，大豆開花那個時節。古人把一個晝夜分作十二個時辰，已夠嫌嚙。再分成八萬六千四百秒，就該更加沒味道」；「一陣震懾人心的鐵輪聲從鎮北傳過來，急驟的搥打著甚麼鐵器似的。又彷彿無數的鐵騎奔馳在結冰的凍地上。烏黑烏黑的灰煙遮去半天邊，天色立刻陰下來。在場不多幾個人，臉上都沒了人色，惶惶的彼此怔視著，不知是為孟昭

有的慘死，還是為那個陰含著妖氣和災殃的火車真的來到，驚嚇成這分神色。風雪一陣緊似一陣，天黑的時辰，地上白了。大雪要把小鎮埋進去，埋得這樣子沉沉的。只有婦人哀哀的啼哭，哀哀的數落，劃破這片寂靜。不得人心的火車，就此不分晝夜的騷擾這個小鎮。火車自管來了，自管去了，吼呀，叫呀，敲打呀，強逼人認命的習慣它。火車帶給人不需要也不重要的新東西；傳信局在鎮上蓋了綠房屋，外鄉人到來推銷洋油、報紙和洋鹼，火車強要人知道一天幾點鐘，一個鐘頭多少分」。

鐵路，無疑是現代化文明過程的重要產物之一，代表交通工具的變革，具有一定的普遍性，而小說中的鐵路明顯具有中國北方小鎮的特殊性。隨著現代化的到來，人被時間切割——道台大人詹老爺「手腕上綁一隻小時鐘」，令人印象深刻，也必須嚴格遵守火車時刻表，因為火車不等人。雖然鐵路是現代的新血脈（例如，相對傳統人工的京杭大運河），但卻也劃開了人與土地的緊密關係，疏離（異化）（alienation）於焉產生：「那兒靠近火車站，過鐵道不遠就是亂葬崗」、「五年過去了，十年二十年也過去了，鐵道旁深深的雪地裡停放著一口澆上石灰水的白棺。這夜月亮從雲層裡透出來，照著刺眼的雪地，照著雪封的鐵道，也照在這口孤零零的棺材上，周圍的狗守候著」，未嘗不是一種土地的蒼涼，而誰又能否定孟憲貴那隻不斷被彈回來的僵直手臂不是一種「蒼涼的手勢」呢。

在現代性的宰制下，人究竟是否可能殺出現代性的重圍或進行絲毫抵抗？洋狀元見多識廣，「說了你不會信，鐵路一通，你甯想還把鹽槽辦下去，有你傾家蕩產的一天，說了你也不信……」，可謂料事如神；尤其甚者，鐵路的發明與鋪設，挑戰了人類既有也前所未有的生活方式，甚至可能進一步剝奪了人的存在性：「孟家已經斷了後代，也沒有親族來認屍」，而這不禁讓人聯想起〈紅高粱〉的句子：「我真感到種的退化」。

於是，這驚悚的一幕：「那只算是極短極短的一眼，又哪裡是灌進嘴巴裡，鐵漿劈頭蓋臉澆下來，喳！一陣子黃煙裹著乳白的蒸氣衝上天際去，發出生菜投進滾油鍋裡的炸裂，那股子肉類焦燎的惡臭隨即飄散開來。大夥兒似乎都被這高熱的岩漿澆到了，驚嚇的狂叫著。人似乎聽見孟昭有一聲尖叫，幾乎像耳鳴一樣的貼在耳膜上，許久許久不散。可那是火車汽笛在長鳴，響亮的，長長的一聲」，誰能置之度外？

我們隱約之間好像看到了「三鐵共構」——「鐵漢」（鐵血漢子）與「鐵漿」、「鐵道」的辯證關係：孟昭有幾乎以「這麼熱」——血淋淋的「獻祭」方式，而孟憲貴則以「這麼冷」——最荒涼的方式，分別表達對現代性「鐵道」最後、最頑強也最不可能的抵抗。

從最厚實的碑刻到最輕薄的小說作品，可謂都見證了（山東）歷史及歷史的變遷。末了，謹錄杜甫〈望嶽〉作為紀念：「岱宗夫如何，齊魯青未了。造化鍾神

秀，陰陽割昏曉。盪胸生層雲，決眦入歸鳥。會當凌雲頂，一覽眾山小」；齊魯青未了——對於齊魯的認識正要開始。